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

總録部一百[illegible]

僞政

南公有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世爲楚將因民胥怨嘯聚無賴攻城略地所過無不殘滅而且遥尊懷王爲義帝以慰群下之望是時豪傑蜂起生靈靡託譬猶捕鹿獲者同功必推最強專用宰割然項籍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威詐亟行脅以從已號令非一諸侯不平豈謂所失道者寡助不善者善人之資邪故漢高以寬仁長者卒有天下矣及漢氏中微乃有新莽由外戚用事假仁義以邀名始輔弱主之政終竊南面之位禮樂制度上下變更宴懷姦慝偷安歲月而不知漢德雖衰天命

未改孟堅曰紫色鼃聲非偽而何哉

項籍字羽爲楚上將軍既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遷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分天下以王諸侯（臣欽若等曰羽爲上將軍以前事迹並見將帥門）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瑕丘縣之老人申名）張耳嬖臣也（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内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齊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

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
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
擊殺齊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
聞漢并關中且東言方欲出關而擊楚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
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羽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漢王二年羽陰使
布殺義帝羽至城陽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人徇齊至北海所過
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
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
楚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常山河南魏韓殷也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謂早擊之至日中大破也
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
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爾今不取後必悔之
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用陳平計以金四萬斤間楚君臣羽
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增怒疽發背死漢王西入關收兵出宛
葉閒與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壁不與戰是時彭
越度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
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進圍成皋四王
跳跳謂輕身而忽出之獨與滕王得出羽遂拔成皋四年羽擊陳留外黃
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

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時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亦軍廣武與漢王相與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傷漢王時漢関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蒼白雜毛曰騅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若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戲大將之旗也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揮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屬九江郡）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故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廼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

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四下陂陁也）而爲圜陳外向（圜陳四周爲之兵刃皆在外）漢騎圍之數重羽謂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易謂開張易其本處）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耳迺謂曰騎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度烏江（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整船向岸也）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度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度羽咲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度江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羽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背之不面向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令公得我爲功也）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王莽爲安漢公攝行皇帝之事（臣欽若等曰居攝以前莽事迹並見宰輔外部諸戚門）改元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

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
旁記疏言行三月已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大子號曰孺子以
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大阿右拂甄邯為大保後承又置西
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不得入而敗莽汙
池崇室宅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
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十二月群臣奏
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廏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
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弟為
攝宮莽白太后下詔故太師光雖前薨效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
輕車将軍邯步兵将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
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

茂著封舜子康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為合意侯豐孫康
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户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
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况擊破之
二年五月禁列侯以下不得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
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內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
子（信東平煬王之子也）移檄郡國言曰莽毒乎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
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
子告禱郊廟作策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畔（禄父紂子也）
今翟義以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
斗筲（自喻小器也）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
大誥（武王終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

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言以大道告於諸侯已下御事之事也）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趙飛燕傅大后丁大后董賢也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不也）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洪大也惟思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予未遭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知之人以自輔而道百姓予安也）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熙漢亂）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言我求所當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前人謂國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威命猶言明威也）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廼紹天明意（紹承也）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大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人亦不靖（曰者述翟義之言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

祖亂宗之序（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呰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翟義信常反天下不安之病也）是天反覆祐我漢國也粵其聞曰（粵發於亂宗室之上聞曰也）宗室之嶲有四百人（諸劉在者）見民獻儀九萬夫（民之表儀謂賢者）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用此宗室之嶲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大事成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為美也）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洪予代東郡嚴鄉逋播臣（逋云也播散也）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公敬不可征（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留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也）帝不違卜（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虖儀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恤（言天以難家役

吏遺事而身解其難故我征代以爲孺子深害非自憂已身予儀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泉陵侯劉
慶也言書令莽行太子事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班謂布行也大皇大后承順
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襁褓
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
服然後子明辟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熈爲我孺子之故重歎而言予惟趙
傳丁董之亂遏絶繼嗣變剎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既厄會也謂三二
百一十一歲隊極厥命隊隕也極盡也烏虖曷其可不族力同心戒之哉曷何
也旅陳也予不敢僣上帝命僣不信也言惟順天命而征討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
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言天美於與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皮受此命今天其相民
況以惟卜用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麓之

右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爲元后之祥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
主之祥配元生成與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
靈神之徵徵證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
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
緒者當逮加刑辟不避親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非不愛此人但爲帝室不得止是以廣立
王侯并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屏謂蔽稈其難也愽徵儒生講
道于廷論序乖謬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混亦同也正天地
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亾文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
立明堂設辟雍張大學尊中宗高宗之號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
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虎威勝之瑞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
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

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鱗鳳之應五德嘉符相應而
備河圖洛書遠自崑崙出於重壄崑崙河所重壄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右之古讖著
言肆今享食故也言古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
我成就洪烈也洪大也烈業也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言因此難更以
強文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
此勤哉言爾當思乂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其知大后之勤乎天毖勞我成功所
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
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肆陳也陳其理
而告之天輔誠辭言有至誠之辭則為天所輔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
宗安人圖功所終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言天欲撫勞我衆若有疾若我曷敢順祖宗之意休
息而輔助之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
室厥子堂而構之父有作室之意子當築堂而構[illegible]以成之厥父菑田厥子播而穫
之菑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反土為菑一云田一歲曰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所受天
命作室農人循而棄其本業於今曰不得有避不征討叛逆也若宋迺有郊湯武伐厥子民
長其勸弗救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有止一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
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烏虖肆哉肆陳也今陳力勸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其勉助國道明道由也言當由於明知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後民之
表儀迪知上帝命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言天道輔
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囏人翟義劉信大逆欲
相伐于厥室豈知命不易乎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文為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誅伐
其室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畮嗇夫
也

（治田志除芊歲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畮之事）天亦惟休于祖宗子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率寧人有肯疆土況今卜并吉（亦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故予大以爾東征今不僭差（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京陳列如此）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明告者以其出使魼明去諭告外也附城如古附庸也）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司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追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鄣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一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爲使監而軍於外）上書言陛下奉洪範心

合寶龜（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吉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慮思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盡壞義弟宅汙池之（汙停水也）發父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二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此左傳載莊楚王辭也鯨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高立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乂也慝惡也）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群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芒在竹盩屋南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郎令司竹園是洪地矣）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

盩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盩厔芒竹（負恃也）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槐里盩厔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爲大戮薦樹之棘（薦重也聚也）建表木高六丈六尺（表者所以標名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懷敗以懲淫慝焉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時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后躬統大綱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絶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備盡厥辜天下咸寧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公一等侯二等伯子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文章貌）臣請諸帥當受爵五等地四等

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更名曰附
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
號郡臣復奏言太后脩功祿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
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皆依踐祚宜異於宰
國之時制作雖未必已（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爲公春秋善善及
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地土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地土
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
諸縣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
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公
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郡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莽既
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眞之事九月莽母功

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
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
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大子早夭其子太甲幼少不
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
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屏擁也）是以殷有翼翼之
化（商公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裕翼然可則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謂成康之世圄圄空空）
令太皇太后北遭家之不造（此類也周頌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秤之衡）遭孺子幼
少未能共上下（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后則天
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
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茂美）

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商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而識微也）日月之不可階（子貢敘孔子德云他人賢者一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言人修行道德者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德成謂莽修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此其所以保祐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建立也元長也謂莽孫宗為新都侯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絰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喪服三年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終至此甫朞年也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云（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姓云名）大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〻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辛當一暮數夢曰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誠實也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校尉崔發等眂說言視其文而說其意也而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太将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長也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祀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隆長使成許之也其長大也令與周之武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三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梓橦人哀章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言有神命漢禪位於莽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亦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天佑

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屬委付也）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戊辰直定（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徽幟通謂旗之屬）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黄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黄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一

總錄部

僞政第二

王莽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韍謂璽之組）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王訢爲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迺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爲國君之義）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爲公成公宗爲公崇公世爲公昭公利爲公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右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殷之後嗣乃爲諸侯服事周室天命無常也）封

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 休美也 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 五縣也 地方百里爲定安國公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寮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大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太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大輔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太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人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餘皆拜爲郎莽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名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 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群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

故甲戌厥在使雨澤以時也衆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以㬥煒青宋暉也言青陽之氣
始升而上以戊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考景以㬥屬焉營惑司析南岳太傅典
致時奧視之不明是謂不析析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南方盛陽之位大傅師尊之稱故戒之出赤煒頌平
考聲以律頌賔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大月陰氣之始故爲地之中數大大爲律律有形色色尚黃故考聲
以律屬焉大白司艾西岳國師典致時陽言之不從謂之不乂乂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
白煒象平考量以銓量斗斛也銓羅衡也象形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
辰星司謀北岳國將典致時寒聽之聰是謀不謂謀囲也厥罰常寒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
殺故成國將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推五星行度以漏刻也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苡日
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揖提值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也月刑元胺左司馬典致
武應考方法矩月爲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
民時力來農事以豊年穀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日德元厷右司徒典

致文瑞考圖合規月爲陽位肱圖也王教在寬靈見則和氣感勿四象故文瑞屬焉主司人道
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品卽
仁義禮智信也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斗北斗也主齊七至司空主水
土土爲中史爲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爲繩也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植
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允信
也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若順也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
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
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分主中都官職更名光祿勲曰司中大僕曰大御尉曰大
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贅聚
也言方物所聚也後又典兵秩位皆上鄉號曰六監改郡大守曰大尹

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室（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黻謂衣裳）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吾過而助爲虛美之）好惡不愆立于厥中（愆違也）於戲勗哉（勗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任克也）

（男昭之義男亦任也）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皆授印韍（韍助之組）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黄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假至也）功烈巍巍先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嗣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爲睦侯奉黄帝後（姚舜姓故爲受後）梁護爲修遠伯奉少昊後（以益爲伯益之后故封）皇孫功陰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劉歆爲祁烈伯又信國師列歆子爲侯休）

侯是則祁烈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
臯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
後衛公倠黨更封爲平章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
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周也以舜後以祀宋爾爲三啓也夏後遼
西姒豐封爲章公侯亦爲恪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
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
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神祇報况
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或黃氣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黃
虞之烈焉烈余業也虞之自云承黃後自黃帝至於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
有五矣齊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
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齊南曰王

予伏念皇初祖考皇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
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
配天黃后以配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弟爲大禖歲時以祀禖祀
事也立此夫祀帝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言國已立大禖祀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
各令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
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
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元城
王氏不復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相也余它王氏則不禁焉以別族理親焉封陳崇爲統睦侯
奉胡王後追王陳朝公田封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
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
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楊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囂等分治

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橋山之上故曰橋時)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
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宮(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
孺王於魏郡元城(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絕曾祖名駕字翁孺攻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
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于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
文祖廟(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
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堯傳舜漢傳莽伯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
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襃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漢體
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為宗故有七)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
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
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麓大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長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揖
後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阸赤德氣盡思索廣求(索亦求也)
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以濟之然自
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子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
亦哀之十四也(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
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
革漢而立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
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
佩旁又有刀故禁之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錢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明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
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
順天心快百姓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攻即墨快兄殷扶崇
公閉門自擊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

南憖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其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户萬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是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於天下德祥五事符事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暮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近爾雅依託皆為作說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命受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獻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名莽改也成命巴岩巴郡岩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能三台星也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寖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天命克厭上

帝之心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鄭重猶言頻煩也故
是日天復決其以勉書哀常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白讓居攝天復決凝勸勉令爲其也
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繢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赤加繢爲其方領也
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
屬皇帝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目其顏色也字或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舉莽屬委也盱怪
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
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
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是
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
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之新室也皇帝謙
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葸然
閔漢氏之終不可濟懼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
意亹亹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德從其本意也爲之三夜不寢御三日不
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是乃改元定號
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申重也仍頻也詩
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命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
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拜國也申謂重其意也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
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
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
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畫天文象
於車也駕坤六馬坤爲牝馬六地數皆負鷩鳥之毛服飾甚美鷩雉屬即鵔鸃也
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

面色數（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顥）将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
稱五帝之使莽策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
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隃徼外歷益
州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城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
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
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莽置五威司命中城
四關将軍司命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
曰洛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傳爲金
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
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禄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
紀用是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皆詩美仲山甫之辭）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帥循也）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謂姦暴之人未爲寇害者也）女作五威中城将軍
中德既符天下說符（說音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統靁之固南當荊
楚（謂之繞靁者言四面塞隘其道屈曲谷之水回繞而靁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女作五威前關将
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
（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将軍壺口捶扼尉陸于後（壺口亦山名也）
（捶阸謂據險阸而捶擊也）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肴肴山也黽黽池也）
（皆在陝縣之東）女作五威在關将軍函谷挑難掌威于左（挑斜開之也函谷故關今
在桃林縣界）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所扶風汧縣有吴山汧水阻隴
謂阸阺也汧隴相連）女作五威右将軍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二年二月

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畧吏民莽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引夏書耳夏之文）背畔四條（四條莽行侵與作制者）犯西域延及邊陲為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云中振武

此可謂稱不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輙捕擊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金黃千斤繡錦甚多遣去將登去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初匈奴侵寇甚莽文募天下囚徒入奴名曰豬突豨勇（猪姓觸矣人故取以喻東方名豕曰希一曰豨豕走也）一切稅吏民皆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自定上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公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旁衣也）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自以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浸淫猶漸染也）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鬭死亡

緣邊四夷有所係虜陷罪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户口
减半矣大師王舜自莽簒位後病悸寖劇死心動曰悸莽曰昔齊大
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大師盖予之所監也監謂規見也其以舜子
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褎新侯康為大師將軍永為新室輔
為大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公為師疑故
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
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李充為奔走諫大夫趙襄
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郎
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
頴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
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

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
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
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俾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
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長吏
遂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
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
藩百蠻賓服舟軍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
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謂愛惜之意未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
莽以漢家制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
町偶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改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
境莽遂興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海內擾矣三年莽曰

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
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
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須代也
吏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
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項名都
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塡緣邊大姦猾擅弄兵者皆
便為姦於外橈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
當滅夷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
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
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勢恐猲良民猲謂以威力脅之也妄封人頸得錢者
去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頭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毒蠚並作農民離散司監者

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
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四年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歆
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
於長安以視都蠻夷祔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佑
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
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云中塞下詔誘
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子
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拜單于賜安車鼓各黃金千斤四戲
戟十戲戟有旗之戰也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楊威公拜為威虎賁
將軍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出塞歸庭見脅狀自單于更以為

私粟置支侯匈奴賊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厥
難将軍陳歆震狄将軍王巡屯云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
寇殺将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産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
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西将以聞莽遂會諸蠻夷斬登大司馬
甄邯死以孔永爲大司馬侯輔爲寧始将軍莽每出輙先捜索
城中名曰横捜是月横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
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
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詩國十五抪徧九州云同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魯商凡十五國也一日周南召南都鄘衛
王鄭商衛唐秦陳鄶曹是爲十五國也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商頌玄鳥之詩美陽有切得故能覆
有九州禹貢之篇則無幷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

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
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
都長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
周氏有五僕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
一同有衆萬戸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戸五千土方七十里子
男一則衆戸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城衆
戸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兩兩而降殺至於一成十里
爲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
伯三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
人臣欽若等曰當史是八百六人恐謂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
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尊德君修義君更以爲任

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
中講禮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
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群公祭酒上卿親聽視成已通矣夫褒德
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
稽前人稽考立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是時莽志方盛以
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
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大
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巡狩五岳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阸既度
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會龙太歲
也太歲起於甲寅為龙東方會癸德在中宮也壽星角元也東宮倉龙房心也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
填癸德在中官宮宮又又土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人辰星進堂王也國詔晉文公以卯出自酉入過五
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万勿生之始也視晉識木歲所庭在宿度所
令上筮皆吉故法也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群公
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内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
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須待也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
不安其且上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終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之莽於司馬門内
作溝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
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以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是時
長安民聞莽欲都洛陽不肯繕治室宅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
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

歳纏星紀（纏踐歷也星紀斗牛之間）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一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二

總録部一百六十二

僞政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内者行張坐臥（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茵席也）所過毋得有所給（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耒耕曲木也）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僞（耕鉏也僞薅去草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則粟以勸盖藏（拂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趨讙走呼也）群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

冠稀觧因遣棄群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群公群牧群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聽其最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大傳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六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大傳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抜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大傳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僕射等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擊僕射莽自以土行故使大傳署戊曹士士掾也莽大怒使執法發事騎數百圍大傳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箠策也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持為置北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師

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三輔黄圖六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悒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胡十縣屬羽尉大夫府居城東伯陵杜陵東至藍田至西武功都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六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内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戠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鄉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各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為之諸侯國閒田為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内曰内郡（禹貢去王城西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内故也）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内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采采在男服也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郡以為名）在揆文教奮武衛是（在男服也）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凡此指城以下取說大邪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壊德惟寧宗子惟以為名另也）各以其方為称總為万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輙擊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大尉其益歲以南付新平（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故東郡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孝戕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元善也）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昏謂取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寧始將軍侯輔

免以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
大夫皆佐酒（助行酒也）大赦天下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
陳茂為大司馬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
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
獄訟冤結民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
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並秉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
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
逮捕證左郡縣賦斂迎相賕賂白黑紛然（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乱意也言清濁不分）
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務自攬衆有司受
成苟免（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寳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
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

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質正）
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渫（乘積也登也眊憒不明渫散也藏也）莽常御燈火至明猶
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
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
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
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
邊郡亦略將盡（言其逃結為盜財者在小也）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
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為立國將軍寧始將
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五月莽下吏
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
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疋（緵八十縷也）或帛一疋予每念之未嘗

不威為令阨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畧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二十品今令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公養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辟君也任公主也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謂因官戠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岳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岳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岳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岳國將衛將軍保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部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隊左泊前部文司馬保北官皆如郡大守也左與前特七泊反也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中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泊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大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群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戠為姦受取賕賂以自供給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長安城東出南頭名伯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莽之伯子男号也十

月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疫死者什六七賦役民財什取
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
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
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
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遂九縣名也仇牛等越巂旁夷郡縣距擊不
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毆衆遠
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十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詭責
也自以為憂責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
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
諫議祭酒琅邪紀逡孝悌忠信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

至於黃髮靡有愆失黃髮老稱謂白髮盡洛更生黃者其封林為建德侯逡為
封德侯位皆持進見礼如三公朝見之礼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
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
經藝合之傳記通之於義理論之思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
元以來九年于茲迺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
土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春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也土有五色而此云
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茅欽告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
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
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調謂癸取入公歲八
十万侯伯四十万子男二十万然後不得盡得莽好空言慕古
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

封者是歳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
死吏民抵罪者寖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
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
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覇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
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
五石銅為之（以五色藥名及銅為 為之若令作輸石也）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
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房鑄斗日大寒百
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卜尹縣宰
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来諸軍吏
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
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號良闕吏告其將
奴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曲
陽侯根子也成帝時為大司馬莽莽為代莽恩之以為田陽非
令称乃追謚根曰直道薦公涉嗣其爵是歳赤眉力子都樊崇
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
擊之不能克六年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歳歷紀
六歳一改元布天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
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張安 南山）
（詩所謂終南山故 秦地故言秦也）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以寧始將軍
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易生訁當生者也下擊之 辞体化合變故日日）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
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鹿皮是 冠也）

時関東飢旱数年力子都等黨衆寖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
不能克徵還吏遣復位後太司馬護軍郭庯興部牧李曅擊蛮
夷若豆斈大傳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盗賊而匈奴寇邉甚
乃太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小為鋭卒
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皆保養軍馬（保養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
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徵
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衛招
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絶（周礼折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謂軍糧什勿雜載之以旗累重故称輜重）
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慱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夫十圍自謂巨無伯出於蓬莱東南五城西北昭如
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林鼓以鉄著食）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軍壁壘尉者主壘之事）
又驅猛獸（猛或作獷）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
嘗有也匈奴有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内附莽遣
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
須卜單于後安公（單于者匈奴之号也後安公者中国之爵爾加之）欲出大兵以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邉由是壞敗會當病死
莽以其庶女陸逯任妻後安公奢（陸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追爵
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言為此計意不止）始欲誘迎
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寖邉單于動静輙語
中國北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至長安藁街一胡人爾（藁街蛮夷
館所在也）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聴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
比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伐之（輿者時見為單于之）
名出車城西横廐未發尤素有知略非莽攻發四夷数諫不從

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

及當出廷議尤故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

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不畏天威不用詔命皃狠自臧持必不移皃狠其言狠戾見於容皃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祈見不可移見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沮懷也未忍致于理其上太

司馬武建伯印韍韍者之組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太司馬翼平

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訾百實財不以實數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

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万眾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

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地皇元年從三萬六千歲歷号也正月乙未

大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不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

時趨讙謂趨走告讙須待也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

目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尺下書予之皇初祖考黃

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謂斗魁及杓朱姓勺之刑也

內設大將軍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

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

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

二萬五千人當亦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

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矛受符命之文稽

前人將條備焉稽考也法於人前也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

位賜諸州牧號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偏將軍屬令長

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都國日且十輩倉無

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

也取辨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
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本之變列風列暴之風予甚弁焉予甚栗焉
予甚恐焉弁疾為一曰弁撫手也言驚具也伏念一旬迷迺鮮矣先言列風
雲雨後言迷迺鮮矣盖取舜納于麓列風雷雨不迷以為言也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
安莽弟三子也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
假謙不敢當而已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
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乆
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有疾以執茵与之行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挈茵之
四角與而行之也見王路當者張於西廂又後更衣中張帳也更衣中謂朝
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
巷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来就此上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壬午列風毀王路西
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
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
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
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褎主當登於南山褎主大主也
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太一黃帝欲令統義安追繼其後也
陽王乃用五統以義禮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
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
無所措手足錯安置也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
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鮮少也耗虛也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正營惶恐不安之意深惟厥咎在名
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

孫千億外撫四夷安內中國焉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戹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黃圖有西汲之郎池翟在石城南上林翟王食謂皂為王兆之文而墨之食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竹視（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將領等作之人）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文礼文也縟繁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駱驛言不絕也）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官及平樂當路構祿館凡十餘所（自建章以下至建祿皆上林苑中館）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世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月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薄櫨主上祖即今所謂楷也）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覺

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建謂建捕之也）逮及都國豪傑數千人
皆誅死封冊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
又下書曰惟設此一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
鳴盜賊衰少（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
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
（麻沸言奴乱如麻而沸涌）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一切此
令盡二年止以全元元救愚姦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太
傅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康等起云杜綠林號曰下江兵
（本起江夏云杜縣後分西土入南郡屯藍口故号下江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
墊為池（墊陷也）二年正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
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塟
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新遷王安病死初莽
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康
女曄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
女不可分明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
賤屬猶皇子不可以襄章視群公（以所上之章扁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
宜及春夏加封壽於是以王車進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功
康為功建公㬎為睦修任捷為六建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
四喪馬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
卜者王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
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
復興居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

發忿居地下起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
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
不受赦令欲動秦洛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
其號當行謂號令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
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
盜賊麻起（言起者亂如麻也）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
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大師羲仲景尚更始將軍
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
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
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
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琅當
長鎖也鍾官主壽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
孫喜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
讖言荊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迺侍中長水大夫李棼為大
將軍楊州牧賜名聖（改其舊名以聖代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
說瓜田儀（儲夏人姓也）莽以為中郎使出儀（說之令儀自出）儀文降未出而
死（上文書言降而身不出）莽求其屍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
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
服在詔書前亦釋除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
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信下
號為文）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言隨日而盡也）諸長吏牧守
皆自亂鬭中兵而死（中傷也）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謂不曉此意也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賊
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
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
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輙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
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
爾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
者群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穴謂穿墻為盜也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
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
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
曰飢寒所為輙捕擊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
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惟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
十八以上四萬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糜眉也以珠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自劾奏莽讓況註責也未賜虎符而擅發
兵此弄兵也厥皇乏兵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以況自說必禽滅賊故
且勿治詭責也自以為憂責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
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
所能擒也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
言百朝廷忽略不輙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率多發使者
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
斷斬交懼斬死之刑也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給假也將率又不能躬率
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寖漸也前幸蒙赦令賊
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

恐見詐滅因饑饉𣙜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
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
二人爪牙衆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宜急
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廓者徙其老弱置
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
不得群聚如此招𠛬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
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
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璽書使者
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爲師尉大夫況去齊
地遂敗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三

總録部一百六十三

爲政第四

王莽地皇三年正月九廟蓋搆成納神主莽謁大駕乘六馬以
五彩毛爲龍文衣着角長三尺（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
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都
匠仇延爲邯淡里附城（都匠人匠也邯淡豐盛之意）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
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
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駮惟
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爲名廼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
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所音不更切）

或云寒民舍居橋下（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明爲此災也（燎謂炙今聽也）其
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
地皇四年爲十五年正月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駮之橋欲以興
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荒
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大師亟科條（亟急也）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
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爲長存館霸橋爲長存橋是月赤眉殺
大師犧仲景尚閔東人相食莽下書曰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
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薦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
尤甚予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
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太
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大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

兗州填撫所掌（之往也）及青徐故不執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
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黎矣（黎衆也）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
人所過放縱東方謂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
始殺我卒如田眖之言（臣欽若等曰田況言見第三卷）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
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
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採
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
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戊上也莽所作歷名）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推
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辜推謂獨專其利而令它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乎損上
益下民說無疆（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治）
也咨虖群公可不憂哉（咨者歎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

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将軍孔仁部豫州納
言大将軍嚴尤秩宗大将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乗
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廼出乗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将不與
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夏蝗從東方来
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縁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
天下穀貴欲厭之爲大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
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之（稟給）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盗其
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
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
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飰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
此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成又也今諸賊猶日繼城）
廉丹王康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遷中郎将奉璽書勞丹進
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别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
梁郡王康擊之爲憲所敗廉丹死之國将哀章謂莽曰皇祖考
黄帝之時中黄直爲将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願平山
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将軍陽浚守敖倉司
徒王尋将十餘萬屯洛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
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時四方盗賊往往數萬人攻城
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康等戰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
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
筦之禁即位以来詔令不便於民者皆収還之待見未發會世
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世祖謂老武）帥舂陵子弟數千人

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群賊且滅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文謂文章號謂號令也)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耶(故其事成欲云者然也)莽恋怪以問群臣群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爾莽大說群臣盡服及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迺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宝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兩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弓韣(月令仲春之月去鳥至之日以大牢何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弓衣也帶之者永男子之祥也故莽依之放馬)封皇后父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群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穀風即公凮也)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發漢火劉皆沃灌雪

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蕃滋也殖生也）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居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舂陵侯郡子劉伯外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夔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與（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孟豆迁蠻夔之名名也言伯外已下孟迁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食邑萬戶賜寶貨五萬又詔太師王康日將哀章句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三閩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郡兵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馬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冊青之信（生活謂來降者冊青之信）

（言明）復迷惑不鮮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靡散也）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鮮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剿截也）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三縣之名也）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攻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

徒王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亟急也）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此兵法之言也遏遮也闕不合）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輕易之也）自將萬餘人行陳（巡行軍陳也）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雨如注水大衆奔潰號譁虎豹股栗（言畏懼也）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群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群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時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僊人掌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喬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譁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

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諭謂告之）我年老毋適
子欲傳邑以天下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司馬大長秋
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
衛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鰒魚侮也）讀軍書倦因馮几寢
不復就枕矣莽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
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垣（洿染之变其旧色也）號
將至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庾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又
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是秋太白
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成紀隴西
之縣）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
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
南鄉百餘人（析音先歷切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時析將兵數千屯鄡亭備
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
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
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湖弘農之縣本屬余非）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周礼春官之屬女巫
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
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句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
宮且巷出車吉国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
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
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
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
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

以為郎至五千餘人帶定惲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
號號曰九九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内其妻子宫中以為質時
省中黄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黄門鉤盾藏府中尚方
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
財物甚衆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宝中御府者皇后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
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九虎將兵至華陰回
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
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作姑邪道白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
之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
四虎亡交敗麦二人詣闕自四人亡三虎郭欽陳翬成重收散卒保師京倉
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在華陰灌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
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
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
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
奔遂至長門宫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所至之處皆来迎而降附也大姓
櫟陽申碭下邽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屬縣三輔諸縣也屬告扶風其
人姓嚴名也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
陵屠門少之屬姓屠門名少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
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河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
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
方到皆争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
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狶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

之吏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行音下更切王邑王林王巡𧀼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衆群行讙而自相和也燒作室門斧敬法闥敬法殿名也闥小門也謂斧破之也譁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其下亦同火及掖庭承明黃皇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輙隨之婦女號譁曰當柰何時莽紺袀服號古帝字紺深青而揚赤色袀純也為紺服也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栻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栻者也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邪行閣道下者也除殿階之道也椒取芳香之名也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從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譁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𧀼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新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

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公賓姓也就名也以
先經治禮故耽天子之綬也)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陬隅也)就識
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争相殺者數十人(三輔舊事
云臠切于改)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
皆屬馬舍東宮(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月癸丑李松鄧曄
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輙上多挾宮
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
(提擲也)或切食其舌初莽居攝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
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誖亂(誖乖也音布內切)邊兵二十
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常苦枯旱
亡有平歲穀賈翔貴(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群起
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放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
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
者教民煮木爲酪(作杏酪之屬也)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
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稟之吏盜其稟(稟給也益其稟者也所給之物)死者七八
莽耻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此歷者歲之法應期
也)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
害將究矣(究竟盡也)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晉桓玄僭即帝位(臣欽若等曰玄未僭位前事迹並見師倍諸門)以下書曰三才相資
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天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
自三五以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
(即桓温也)聖德高邈誕啟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古中間屯險弗克

負荷仰贍宏業殆若綴旒籍否終之運遇時来之會用獲除姦
赦溺拯接人倫晋氏多難荐臻歷数惟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
漢魏之則用集天禄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稽若令典遂
外擅燎于南郊受終於文祖思覃斯慶頤與億兆聿兹更始於
是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罰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乃追
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廟称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
豫章郡王叔父云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為臨沅縣豁
次子石康為右将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叔父沖
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礼依晋安平王故事以孫裔襲爵為吏部
尚書沖次子謙為楊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修為撫軍大将軍
安城郡武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兄禕侍中大将軍
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為輔國将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謐
為武昌公班劔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馮
該為漁復後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孫泌為臨相縣公廬陵為
巴丘縣公各千户其康樂武昌望蔡建興永修觀陽皆降封百
户公侯之號如故又晋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
王綏為中書令崇桓謙毋庾為宣城太妃加殊礼給以輦乘號
温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聽
臨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千輿乞者時或卹之其
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郎爲賊曹又增
置五校三将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永始二年也尚

書荅春蒐字誤為春菟凡所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
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
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
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略遊以躰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
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
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
得申道逾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
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
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得在
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祖曾已上名位不
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
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
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朞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
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
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
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
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諠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
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即宋高祖也劉毅何無
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玄于廣陵河內太守
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
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振駭即

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遐安童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
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
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修遣頓兵
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
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
道術人推算謀為猒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
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
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
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
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
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
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賾之配以精卒副援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
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
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
相與南奔初玄在姑熟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
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
而經日不食左右進以鹿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
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
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振權兄洪等玄至尋
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
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遐乘輿

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内史諸葛長民擊破之於道作起
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綬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
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
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
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
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
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又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
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
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荊雍一正京室聲被八荒矣既
據有極位而遇此運非爲威不足幾遇敗旦諸將失利尒以天
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
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称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
以爲称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爲符詔爾
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勑罷之更
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
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更令所在表賀迁都玄遣游擊將
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
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
軍胡譁所破振單馬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
昶之於桑落州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三百發陵江使符宏羊僧
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
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也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

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前曰劉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敍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曆陽諸葛長民又敗歆於芬陂歆單馬度淮毅率道規及下丕太守孟懷王與玄戰於峥嵘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船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遁夜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中出别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横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别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大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修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都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玄自篡盜至敗凡八十日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四

總録部一百六十四

嗜酒　酒失

嗜酒

易曰欽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盖先王之作酒醴所以奉明祀養高年而已至於享賓合歡一獻百拜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乃荒腆為務沈湎自恣俾夜作晝廢時亂日伐德以致敗腐脅而無悔者其惡已甚矣至有遭罹世難高翔遠引含味道腴隱居求志矯抗以避禍沈冥而不耀陶然自得以酒爲名者斯又忘懷而獨善者也其或引滿舉白沈飲不亂决事靡滯治讞益精亦天資所得無累於明矣然周書著

無㶊之訓詩人有彼昏之譏誠在昔之深戒也

伯友鄭大夫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友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分路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居)則又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子皮鄭大夫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因以酒)

漢于定國為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改食酒漢云貪言流偕書本輒字作飲字失其貞也)冬月治請讞飲益精明

陳遵為校尉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既閉閉門又投車轄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母(霑壑言其大醉也)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

楊雄王莽時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後漢楊政京兆人善說經書為人嗜酒不拘小節

丁沖為司隸校尉數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身長八尺飲酒一斛徵為大司農不赴

盧植涿人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為尚書免官卒

魏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沈醉校事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大祖甚怒渡遼将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爾竟坐得免刑後爲穎川典農中郎将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

吴胡綜爲侍中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按引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責也

晋阮籍字嗣宗爲文帝大将軍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酒以大盆盛之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来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後爲始平大守卒

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常步行以百錢柱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後爲太子洗馬遇害

胡毋輔之字彦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後爲楊武将軍湘洲刺史卒

胡毋謙之字子光輔之之子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譚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爲爾将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史無官

光逸字孟祖常投胡毋輔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

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
竇中窺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
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為給事中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元帝太
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
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
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以四
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
一生矣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美
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
肴膳酒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酒一壺使人荷
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困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損酒毀器
泣涕諫曰君酒大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
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
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
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雖陶兀昏放而機巧不差未
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將軍後以壽終

郭璞字景純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

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根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害乎為王敦記室參軍被害

華嶠字叔駿為祕書監性嗜酒率沉醉所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

顧榮字彥先為廷尉正常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孔群為中丞性嗜酒司徒王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不見肉用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其耽湎如此

周顗為尚書右僕射頗以酒失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王忱為荊州刺史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也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為會稽內史素嗜酒末年尤甚在會稽略少醒日

前燕皇甫真為侍中大尉飲酒至石餘不亂

宋衡山王義季為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大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帝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爾非惟傷事業乃自損性命世中比比

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縁此致故将軍蘇徽躭酒成疾旦夕待
盡吾誡令禁断并給藥膳至今休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
不能立志裁割爾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
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
須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
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
帝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
不能以家國為懐迺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懐豈復一條本
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爾令遣孫道褰就陽佛等令晨夕視
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懐虚受慎勿隠避吾飽嘗見人断酒他慊
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尔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
業復何吾為前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陶潜為彭澤令在縣公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
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秔潜性嗜酒而家
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
既而退曾不恡情去留江州刺史王引嘗欲識之不能致也潜
嘗往廬山引令潜故人龎通之賫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潜有
脚疾使一門二兒舉籃轝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引至以無
忤也先是顔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潜情款後為始
安郡經過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銭與潜潜
悉與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
引送酒至節便就酌醉而後歸潜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

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檀韶為江州刺史嗜酒貪橫所莅無績高祖嘉其合門從義又弟道濟有大功故持見寵授

孔顗為安陸王子經冠軍長史江夏内史顗為人使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関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後顗亦敗正晏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顔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常乘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即并住道側又好騎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南齊沈文季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與之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蔡約為冠軍將軍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看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卒於領軍將軍

蕭琛為侍中姓通脫自觧竈事畢餘餕必陶然致醉

王瞻為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精神逸暢不廢簿領祖高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張率字士簡嗜酒事寛度放家務尤所志懐為新安太守卒陳暄學不師受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歴王公門沈酒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㫤與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称躭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弥篤唯吾與張季舒爾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反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不聞斯言王湛能去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顏原名去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嘗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謐議有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也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憔悚丘也幸尚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顧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當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

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
連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後魏劉尼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治日甚少

陸昶為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為事

崔長謙好舉修立少有令名為尉景開府諮議參軍晚頗以酒
為損

劉藻字彥先飲酒至一石不亂仕至太尉司馬

元敏魏之宗室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聟柱國一費貴大將軍
大利稽祏家貲皆千乃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
祏後遂絕之

北齊薛孤延為車騎將軍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
大軍征討常為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

高秀式為濟州刺史豪率好酒恃舉家勳功不拘檢小節與光
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乃開城門令左
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李元忠為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
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
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游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
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大常以
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
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盧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終於烏蘇鎮城都督

祖茂班之從父弟也頗有辞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除給事中辭疾不仕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脩邊幅時論以此少之後為平原太守

隨裴政初仕周為少司憲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按盈几剖決如流

唐劉黑闥貝州漳南人隋末無頼嗜酒好博奕不治業産父兄患之

崔敬嗣則天時為房州刺史好飲酒中宗安置在州嘗德之及即位訪敬嗣已卒其子汪又嗜酒不堪任職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慢官

李迥秀中宗朝為鴻臚卿脫溺於酒然公事不虧

李適之爲刑部尚書雅好賔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則決公務庭無滞事

崔咸為陜州刺史晨起飲酒至暮必大醉及夜分視事無滞失者吏以為神入為右散騎常侍祕書監飲酒如初

徐晦歴刑部兵部二侍郎同州刺史性彊直當官正守唯嗜酒大過晩年喪明遂至委廢

王源中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學士性頗嗜酒常召對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懐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終不得大用

酒失

傳曰豢豕爲酒非所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酬酒者大禹之訓日富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乱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湎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内攻悖心中作悪言暴露奮攘交鬬忤世奸法蹈禍蒙耻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忌曠廢官守夭閼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用類次以爲民鑑

夏仲康時羲和湎滛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承大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善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往征之胤國名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到也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乱棄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礼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民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舍政舍封子慶封當国不自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内實迁于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内寔宝物妻妾移也而次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惠公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内多怨説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国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也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逐伐欒高氏

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參〕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却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侍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知伯晉大夫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閭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

漢灌夫為大僕與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礼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必欲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楊平生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甚驩無厭恨相知晚夫甞有服丞

相蚡田蚡也從容謂曰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侯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仍扶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飲酒酣武安起為壽皆避席伏已魏其後為壽獨故人避席不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去夫出武安遂怒迺戲騎縛夫戲讀曰麾謂指麾命之收縛也擊居室著名少府屬棄市事具總録分爭門

于永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軍

康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曰篡事發覺衡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後漢光武時馬武為捕虜將軍嗜酒闊達敢言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吳陳勤為陵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罵統及其父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示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謂曰尹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謂之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

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多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禄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位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臣免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須伏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貴賤之序著温克之德記沈湎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誡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孫季舒爲長水校尉時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礼不亦乖乎乃止

周顗字伯仁中興建爲吏部尚書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後爲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

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愼德音式是百辟屢以
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
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
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
所為鳳德之衰也

王澄為荆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别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
在意荆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怒叱左右捧廞舒厲色謂左
右曰使君過酒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别駕狂邪誑言我醉因
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後趙徐光為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
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
待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
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宋謝超宗為人仗才使酒多所凌忽在直省宰臣帝召見語及
北方事超宗曰虜動来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
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顏延之好飲酒不拘細行何尚之為侍中在直延之以前永嘉
太守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
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故為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買
田不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延之沈迷麴蘖詆毀朝士預宴
班觴肆詈上席請以訟田不實免所居官詔可故為太常沙門
釋慧琳以才學為大祖所賞愛每召見常獨榻延之甚疾焉因

醉白帝曰昔同子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
之帝变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曽無遏隱論者
多不與之謂之顏彪
魯爽祖宗之為竟陵太守北奔爽仕魏為荆州刺史襄陽公鎮
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鹿中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将誅
之後遂将家屬歸宋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閤将軍好飲酒醉輙暴怒高帝常使人節
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兊從僕射直閤将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
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
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庚杲之所糾贖論
梁謝覽為侍中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深辞相詆毀為
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曹景宗為領軍将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
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蕭穎達出為豫章内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
辭氣不悦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
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鄂高祖謂之曰汝是
我家何吾（臣欽君等曰穎達齊光禄大夫赤斧弟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何吾）沈公宿望何意
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
之

謝善勛飲酒至數外醉後輙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為之謝方眼

柳盼為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乗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卒於家

後魏劉尼為司徒皇興中獻文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陣不整獻文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寛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决杖罰

于若襲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摘發

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啟除祕書郎宣武末兼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夏侯史字元廷道遷長子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於是昏酣而卒

李肅為黄門郎性酒狂熈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大傅清河王澤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内史

盧昶為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

程靈蚪為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徐州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饑寒

元麗為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辛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
閤曰勿使丞入也
裴茂伯爲廣平王贊文季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飲不已乃
至傷性多有愆失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爲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
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啟出為北道
行
薛孤延初仕東魏為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
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於
華林園文襄啟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
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
百或問我那知許當是王疑是鹿尾爾
平鑒為楊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
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將原其罪
顏之推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之推自周奔
至文宣見而悅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
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
且停由是遂寢
唐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
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召還復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

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鑑等同謁吏官都官員負外郎獨孤郎乃詣史館同飲景倹乘醉遂入中書偏詣時宰面詰悔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威可杀則堂階不嚴諫議大夫李景倹乃因酣醉輙肆叨讀昏呶侮慢靡所不為詢其狂態甚用驚聴宜加譴責以守遐荒吊非深剋勉自循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郎為韶州刺史造郎州李肇澧州王鎰郢州坐與景倹同飲也

田渭為泉州刺史實歷三年削渭官一任徵本州塩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渭使酒與汾交争為本道廉使舉奏因各懲罰

王直方為右補闕大和九年出爲興元府城固令直方始為鎮州冊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礼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且以表聞直方素有直疏文宗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薛延爲老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沈醉文宗聞之以為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後唐蕭愿為太常少卿明宗朝犯大儆宫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賛善大夫

晋閔徹爲義成軍節度史翰幕客狂率醉酣醬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鄭鉞數

不相容書記趙礪隂詖之人也翕肩諂笑瀆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徽今請死近聞張彥澤欝張式未聞史翰斬閔徽恐天下譚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周傳珣廣順初爲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

邊歸讜顯德中爲御史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徽（臣欽若等曰時守徽自民間獻疏世宗擢拜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閤請罪帝釋之仍令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五

總録部一百六十五

廢滯

孔子曰道之將廢命也是知志士仁人轗軻蹇連沈廢不振者其命矣夫乃若懷才出類抗心邁俗智慮足以周物機用足以經世或迴翔下位歷歲不遷寂寞衡門屢空興歎而能含真養素體和養恬介然如石安之若命不易其操無累乎心斯固秉大雅明哲之資得君子進退之正者也至或慷慨自負高亢靡屈言必忤物動皆違俗因坐事而被譴致失行之貽譏罹乎悔尤至於顛沛流離委棄固足痛惜者歟

荀卿趙人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

家蘭陵

漢張釋之字季有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漢以貲五百萬常得為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調選也)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因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国居士(車戰之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與蕭望之于定国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始敞與定國俱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蓋寬饒為司隷校尉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宣帝以其儒者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劉向字子政成帝時為光禄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秉政數有異向為洪範五行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帝數欲用向為九卿輙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持謂扶佐取也)二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餘年

陳咸字子康大将軍王鳳以咸有忠直節奏補長史遷兾州刺史又為東郡太守咸免官復為南陽大守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官絶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滞於郡守後為少府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禄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楊雄成帝時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乃復不侯以耆老入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

譙玄成帝時舉詣公車拜議郎時數有災異玄輙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時遷中散太夫持節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乃竄歸家

後漢馮衍字敬通初更始時使鮑永安集河北永以衍為立漢将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遣使者招永衍永衍不肯降審知始更已歿乃共幅巾罷兵降於河内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復贖罪之任用之而衍獨見黜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将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内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者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

之間擴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盖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䟽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後與陰興陰交結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明帝即位後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桓譚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光武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遂不用

桓榮歐陽尚書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十三年拜為大常

桓典為侍御史七不調一作十年

班固為蘭臺郎二十餘年明帝時固自以二世二世為史不遇寵及固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宮掖門每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武門

馬融安帝永初中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初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安定俗鄙庶孼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帝義字委鄧爲廣都長甘寧陳二縣令順帝世數上書　切左
右貶刺竇氏言辭感慨而久抑不遷
魏杜摯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
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以感切求助也儉復荅詩摯竟不得遷
卒於祕書
賈洪漢末以儒舉為縣令其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
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隷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
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
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
程昱東郡東阿人少事太祖嘗乏食昱略其縣供三月糧頗雜
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終於衛尉
楊沛漢末代張既為京兆尹文帝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
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
蜀孟光字孝裕後主踐祚為符節令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世所
嫌大常廣漢鐔承（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雋等年資皆在
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
吳韓當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旅力從孫堅征伐勤苦有功
以軍旅陪隷介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晉褚䂮為縣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
始被昇用官至安東將軍
任愷武帝時為侍中愷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令久執朝政或為
充謀曰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爾充因稱愷才

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充遣尚書僕射高楊王珪奏顗免官愷既失職時因朝請帝或愈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涕泣而已後起為大僕轉大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禄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寛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

華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晩為中書通事郎

石喬苞之子也苞督楊州時朝廷疑之喬為尚書郎武帝因名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茂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

秦秀性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陳壽遭父喪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起為中庶子未拜而卒

卞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也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龍玄仁無雙弟裒嘗忤其郡將怒許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陵遲積年後為中書令

江灌為桓温所悪為侍中時以事免後為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温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温卒後始為吳興太守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将軍汪之孫也為太学博士議謝石謚法曰襄墨公（因事有功曰襄　貪以敗官曰墨）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以桓温所黜以為國典仍叙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方盛僕射王珣温故吏也三怨交集故出為餘杭令将行上會稽王道子奏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桓秘為中領軍時兄温以事免秘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

宋謝元字存宗臨川内霊運従祖弟也以才学見知及為尚書左丞以給太尉江夏王義恭銭二百萬為何承天所糾文帝太怒放歸田里禁固終身

謝恵連先受會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不豫栄位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参軍

沈懐文字興武康人為始興王北征参軍坐納東陽公主養女鸚鵡為妾徙廣州終世祖世不得還懐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

南齊蔡仲熊執經論議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

任昉初為太子歩兵校尉管東宫書記時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事使昉具表草帝悪其辞斥甚慍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梁王筠出為貞威将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

伏晅父曼容與安任瑶皆匿於齊大尉王儉瑶子昉及晅並見
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為司徒右長史晅猶滯於参軍
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

陳蔡凝為給事黄門侍郎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
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晋熈王府長史欝欝不得志乃喟然
嘆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制小室
賦以見志甚有辭理

後魏高允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漢退静不競世利十
八年不易官後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八
至通官封侯及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
一十七年不徙官

程靈蚪秘書令駿從祖弟伯達之子也伯達早亡靈蚪幼孤頗
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啟請得
擢為著佐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孝文知其與駿子公義
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補徐州梁郡大守丞因
酒又失官

張彝為秦州刺史為僕射高肇所譖彝雖無過見代還洛猶停
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
久之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

辛雄涉書史好刑名不妄交友為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
免

劉桃符為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之曰楊子

雲為黄門頓歴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北齊李繪文宣天保初為司徒右長史繪稟性方重未嘗趍事權勢以此久沈屈

荀士遜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魏武定末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後為中書侍郎

蘇瓊天保中為南清河太守人庶懷之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變不申

後周李季明為著作佐郎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十年不調

隋李德林開皇初為内史令德林少以太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争名之徒更相讚毁所以運屬興王功参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給

王孝籍少好學博覧群言頗有文翰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邵修國史邵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税孝籍欝欝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不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見稱為郡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奉勅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值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歴兼於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内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

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社等注凡十三家雖
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加言
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
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
是除殿內將軍

龐光為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
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啣之復與高熲有隙一
人屢譛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

辛德源初仕周為宣納上士會尉迥作亂遂亡去高祖授禪不
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

盧思道為武功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
自恃才地多所凌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着勞生論指切當
時

裴肅初仕周為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
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
不悦由是廢於家

唐顏万字師古齊黄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仕隋為安養尉尋
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為業太宗時為秘書
少監物論稱其納賄出為郴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復其職
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冀被任用及頻罪譴意甚喪沮退
朝後闔門杜絶人事巾褐帔蕭如也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為

義陽王歷冊陽尹侍中陳臧入閩乂不得調後入唐為礼部尚
書
韋思謙為監察御史以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
謙奏劾其事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
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
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爾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持相友善知章長於象先景雲二年
象自中書侍郎加平章事又加二品知章始被引為四門博士
及太常博士身猶衣碧後二十餘年象先為少保知章授銀青
光祿大夫
李揆肅宗乾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後貶萊州刺史同正累年
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荐元載為重官揆自
恃門望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戲晉卿曰龍章鳳姿之
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啣恨頗深及載登庸因揆
當徙職遂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既無祿俸家復貧匱孀居百口
乞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怠則又移居故其
遷徙者蓋十餘州馬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
蔣沇代宗朝為刑部郎中兼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
秉政潔廉守道者多不更職沇以故滯放郎位又不徙官
劉迺大曆末為權知兵部侍郎屬楊炎盧杞為相意多醜正以
故五歲不遷德宗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世襲冠冕以門蔭從仕累授潞府司法參

畢時年已衰邁未為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

柳登少嗜學年近六十方從官至膳部郎中

杜黄裳德宗貞元中累為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後終河中晋絳等州節度使

庾次為礼部員外郎貞元中坐黨竇參出為閬州刺史次以工文知名在閬州十年不得進用後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次為副德宗使諭臯罷之次自悲以為怨謗之所[illegible]也乃採古之君子遭罹讒謗放逐至死而君終不寤者著辯謗略二篇以獻德宗猶恚之謂左右曰次乃方吾於古之昏王何自諭如此後改夔州刺史

盧景亮為右補闕德宗朝以庭諍得失貶朗州司馬凡遷謫二十年憲宗初中和州別駕始徵還拜駕部郎中

歸登為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徐晦為刑部兵部二侍郎出為同州刺史性強直不阿隨當官正唯嗜酒太過晩年喪明遂至委廢

李商隱以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為弘農尉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為掌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為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用為河陽師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讎怨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怒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

為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宣宗大初中白敏中執政令孤綯在内署立排李德裕逐之亞禧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随亞在嶺表累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孤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大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中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時操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桂州畋随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孤綯相継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悪凡德禧親舊多廢斥之畋又不偕於仕伍

張仲方以開成元年五月自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禧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欵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无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禄大夫上柱國曲江縣伯邑七百户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駁謚之後爲德禧之黨擯斥坎軻而殁人士悲之

後唐蕭希甫初爲莊宗推官莊宗即位將以希甫知制誥時有詔定内宴樞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緣是樞密使張君翰馬紹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illegible]部郎中忽忽不得志

李建崇後唐同光[illegible]為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為襄徐秦京兆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理不能巧官以至久滯偏裨

劉嗣後唐同光初為効節軍使轉劒直指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為汝州小校凡晋滯十餘年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九百一十五